

让我抱抱你

□宿迁 郑玉超

他母亲去世的早,父亲独自拉扯他很难。他小时候很瘦,父亲常心疼地说:“儿子,让我抱抱你。”

每一回,他都听话地让父亲抱,父亲都能轻轻将他抱起。父亲心底里满是酸涩,觉得自己没本事,不能让儿子长得结实。

每到夏秋时节,父亲就光着胳膊,去沟渠里摸些河蚌和田螺。父亲常笑逐颜开带回“缴获”的战果。一次,他用小手为父亲拭去脸上的汗水,手指不小心沾到了自己的舌头,噢,父亲的汗水好咸。问父亲,父亲笑笑说:“那是河蚌、田螺的泪水。”

父亲将河蚌、田螺洗净,放到锅里煮,剔出肉,洗净,再加佐料,清炒,油水虽少,可在在他看来却是道不可多得的荤菜,美味佳肴。

他吃得很尽兴。见父亲没动筷,他很好奇:“爸爸,你不喜欢?”父亲笑笑,说:“我不爱吃,盆里还有好多呢。我要是喜欢,能舍得拿到集市上去卖?”

怕儿子不信,父亲又道:“你看我这身板,不能再吃了。要是胖了,动作会慢,还没有河蚌、田螺快,就

捉不到它们了。”边说,父亲边张开嘴巴,舌头一伸一缩,学着河蚌,慢慢走动。

他笑出了眼泪,觉得父亲比戏台上的人还厉害。

他长大了,品学兼优,博士毕业后,留在了大城市工作。几年之后,他有了自己的公司,有了自己的房子。他常回老家,想将父亲接到城里。父亲死活不同意,说农村山好,水好,一切都好。

每一回,父亲都有自己的理由。每一回,他都自信而来,失望而归。这一回,他决定不听父亲的,硬生生将父亲接到了城里。

宽敞的客厅里,父亲局促地站在里面,显得很瘦小。望着父亲清瘦的脸庞,他心底一阵疼。愣了会,他突然张开手臂,说:“爸爸,让我抱抱你。”父亲怔怔的,有点恍惚,一时没明白儿子的话。

他快步走到父亲身边,说:“抱抱你。”父亲的脸倏忽红了,不好意思地躲闪。但终究禁不起他的恳求,让他抱。他没费多大劲,就将父亲抱离了地面。

易童村的变迁

□兴化 卞大材

我的家乡易童村是江苏省兴化市安丰镇下辖东行政村的一个自然村,位于千年古镇安丰镇河河北。

很久以前,这里以东还是一片海滩和汪洋,是位居东海边最前沿的一座军事战略要地。相传,吴王阖闾出征扫北,将军队驻扎在此。一日吴王外出巡视,眼见此地相比于江南,虽无崇山峻岭,但东临沧海,抬眼望去尽是一马平川自然秀丽的风景时,喜悦之情油然而生。

而当他走上军中哨台四下俯看之时,倏忽脸色大变。旁边的大臣忙问其缘故,吴王答道:“此地甚好,然王气过重”,于江山不利。诸位大臣听罢各生其计,誓为吴王消除后顾之忧,便找来风水大师和巫师,共商如何破除王气之策,成就一统大业。经详细勘察,权衡利弊,寻得一个既煞王气,又得人心的好计策,在这酷似“九宫”地貌基础上,构筑一座“九宫八卦阵”,既能压住龙脉,又增强了国防防御措施。

这“九宫八卦阵”中的九宫,代

表的是九个数,是古代中国天文学家将天宫以井字形划分为九个等份。八卦,是中国古老文化的概念,一套哲学符号,运用九宫八卦的联合,形成的一种古代的军事阵法。

后来这里的阵营废弃后,逐步被开垦为农田。“九宫八卦”也跟着时代的变迁,改叫“九龙八卦”,因为当地境内标志性的九条河流,誉为九龙。此后吸引了大量资本和劳务流入,百姓安居乐业,当地面貌为之一新。

漫长的岁月变迁,当地人又在以民风习俗信仰本质不变的基础上,根据文字学的原理,结合道家和儒家哲学思想,更名为易童。在说文解字中,日月为易,代表阴阳,象征着风水;童是指新生,代表着年轻、朝气。其中蕴涵了朴素深刻的自然法则,体现儒家和谐辩证哲学思想。

概念上的易童囊括今天的王许和万胜自然村南部,以及章营自然村西南部一片。历史上王许曾经有个地位很高的王爷,万胜是万姓

大族聚集地,章营有个侯爷,而易童大多是受官府恩奉迁徙过来的客家人,几方力量为了争夺水资源展开竞争,形成势力割据的局面,也造就了今天实际上板块并不完整的易童。

在生产力不算发达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地貌还没有完全被社会发展所改变时,仍存有远古以来的地理标志。

童家舍港、王爷港的源头中间夹着一条与海沟河同向的月牙形小河“穿颈沟”,分格出一具特别地块,形似太上老君炼丹炉的龙形炉柄,俗称“火炉柄”。两条稍大的万家港、王爷港将盘绕纵横交错的溪流环抱其间,溪水从“血垢滩”而过,平形地流淌在广袤的田园之间,这几处特征就是历史留下有迹可循的痕迹。

优美的自然环境,是人们易居之地,有返老还童之意,易童这个象征年轻、包含着悠久文化的名字,被一代代人们的先进文化思想所接受,延续至今。

胡大姐

□南京 王慧骐

那天跟太太一道去六合看胡大姐和她老伴。胡大姐原本住在距我们不远的一个小区,但那房子过于逼仄,且终年不见太阳。他们下了决心换房,但两个从企业退休的老人手上不可能有太多钱,只好把着眼点放在六合区的一个镇,三室一厅,两大间朝南,每天都阳光充足的。她喜欢骑部电动车,一个人遛弯儿,小镇上几乎每天都有个集好赶。再就是把窗台下的一小块地不声不响地点上了豌豆,移栽了几盆花,还自己当泥瓦匠,用黄沙水泥砌了个墩子。说等春天来了,往上面一坐,四面风来,暖暖的,不要太舒服噢!

我们那天去,胡大姐瘸着一条腿来地铁口接我们。还是年岁不饶人呵,早几年胡大姐还生龙活虎似的脚步子迈得老快呢。去大姐的新家坐了坐,喝了杯她女儿给他们的

铁观音。家里打扫得一尘不染。

我们认识大姐快有十年了。那是太太有一次摔伤,左脚脚踝粉碎性骨折,在医院住了二十多天,胡大姐是我通过中介请来的护工。胡大姐人好,照顾人也有办法,一段特殊日子的交往后与我太太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。胡大姐小时候就是个苦孩子,她妈妈在菜场卖菜,她一放了学就来帮妈妈一块拣菜摘菜。我太太曾写过胡大姐的童年,说那时候冬日里的寒风把大姐的一双小手吹成了红萝卜。

大姐的老公以前在厂里开货车跑长途,如今老了也就猫在家里哪都不去了。早些年患了高血压,这让他比较恐慌,每天爬起来最重要的事是测好几次血压和准时准点地服药。没太多的事可做,便会时不时地朝大姐发些无名火,不过

大姐不跟他计较。日子总要一天天过下去的。他们有个女儿,做小学老师;外孙女今年要考大学了,所以很难抽出时间从城里来看爹娘。平日里找他们说话的人没有几个,日起日落的只能是各自捧着一部手机打发时光。

见我们大老远的过来,胡大姐一定要给我太太送点什么,说不久前从一处拆迁工地上捡来的一只陶制小缸估计你会喜欢,让老伴去房里找一个结实的塑料袋来,老伴应得麻利,还找来了打包绳,在塑料袋一转弯都系了系。

大姐推一辆电动车,把小缸给我们驮到地铁口。寒风吹乱她的几缕白发,但吹不走她从来就有的那股子乐观和倔强。“春天带小外孙一块来,我们去金牛湖玩!”大姐的声音一直响在我耳畔。

鸟归樟树林

□南京 易荷生

阳光和熙,春风拂面,小区的树木吐出新绿,一片生机盎然,我站在窗前,听着户外小鸟的鸣叫,一幅美好的春天图画展现眼前。此时此刻,不由地让我想起,江南的一片樟树林,这片樟树林,就生长在常州古运河畔的花园厂区内。

我曾在这家工厂工作,本世纪初,我去的时候,厂房的外墙已经开始剥落,可是四五十年前这间工厂的年轻人,沿着厂区道路,栽种的香樟树,却生长得葱葱郁郁,十分的茂盛。壮如柱石的香樟树,使工厂变成了四季常青的樟树林。这片樟树林引来了各种鸟儿来这里安家落户,繁衍后代。麻雀,白头翁,斑鸠,乌春……呢啾细语,争相歌唱。偶尔也有猫头鹰飞来落落脚,让这里变成了鸟的乐园。

最引人关注的是这片林子里的乌春鸟,又名黑八哥,鲜黄鲜黄的喙,全身的羽毛乌黑透亮。它们在林子里时而穿梭鸣叫,时而在假山旁、池水边摇头摆尾,喝水嬉戏,用尖尖的喙打理羽毛,这群乌春是一个庞大的家族,从原来的十几只发展到现在的几百只,已是几世同林?尚无法查考。这里是乌春的王国,它们依托樟树林的呵护,迎来了鸟儿们的太平盛世。

乌春鸟的家族也会失去自己的同伴,它们被人偷偷捉走,囚禁在鸟笼里,一旦失去自由,它们变

得蓬头垢面,鲜黄的喙黯然失色,乌黑羽毛变得灰白,失去了飞翔的生活,从此郁郁寡欢。鸟儿多了,也会招来一些猎鸟者,有用气枪打的、皮弓弹的、网儿捕捉的。只要被发现,就会遭到谴责。

乌春最怕遭遇春雨绵绵季节,刚刚脱壳的乌春宝宝趴在鸟窝里嗷嗷待哺,江南的雨季使乌春的鸟窝,一会儿潮湿,一会儿干燥,此时的樟树林里,常常潮湿不见阳光,树上的鸟窝霉烂而托不起来,乌春宝宝从鸟窝里掉下地来,霎时间,你会听见它们的父母抢天呼地的悲鸣,尖叫着在林子中穿梭。天灾使它们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鸟窝,乌为食亡,这句话显然不够全面。野猫会趁机捕食乌春宝宝,一场猫鸟大战会惨烈空前,乌春为繁衍后代所做出的巨大付出,令人动容。

曾经栽种这片樟树的年轻人,已经步入了老年。老师傅们见不得乌春的悲鸣,把乌春宝宝用竹篮托起,挂在树杈上。乌春宝宝能不能生存下来,那要看它们的造化了。

“劝君莫打三春鸟,雏在巢中盼母归。”这是祖训。善待鸟类,就是善待人类自己。前不久,厂里的师傅发来微信图片,厂区还存在着,那片樟树林更加茂密。他们每天来林中散步,鸟归樟树林,人鸟依然和谐相伴,让人欣慰。

理发趣事

□兴化 范圣龙

我喜欢女儿,因为我只有一个女儿。

女儿人生的第一次理发是我完成的。那时女儿小,十分认生,若去理发店肯定会哭天喊地,声嘶力竭。我只有趁她不注意,剪上一剪。由于她的极端不合作,所以剪过后的花式发型逗人捧腹,女儿不知其然,瞪大眼睛看着大笑的父母。

一晃三十年过去,女儿的女儿又到了该第一次理发的时候了。

中学时代我曾学过理发。家里兄弟多,理发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妈妈买了一把推剪,让我们兄弟间相互剪发。我是学习理发速度最快水平最高的,但作品也绝不是百分百满意。弟弟上五年级的时候,我给他剃头,因一处下手过狠,只得整个头发都要剪短。弟弟对着镜子看到自己的“光头”,愤怒至极。剪短的头发不能复原,弟弟伤心地独自一人坐在巷头的水泥板上,赌气不肯吃饭,一任时光从晌午到夜幕降临。

多年不再亲自操刀,外孙女第一次剪发,我还是挺认真的。谁生的宝宝像谁,宝宝的秀发柔软稀疏,长速缓慢,快两周岁了还没成型,长长短短。没有专业的工具,拿一把家用小剪刀,连哄带骗,开启了外孙女人生中第一回理发。开始很配合,按照五四时期的女生学格调,剪一个刘海,一个齐耳短发。一旁协同作战的女儿

说太成人了,不凉爽。再剪,宝宝不肯配合了。虽反复哄骗,亦难以奏效。一次理发好似一场战役,不知是进攻者缺少智谋,还是防守者太狡猾顽固。终因耗时太长,双方攻守平衡,以一个不整不齐的花头暂告战事结束。望着宝宝的头,女儿哭笑不得,我也苦笑中充满遗憾。毫不夸张,那一晚,大家笑破了肚子……

妈妈买的那把推剪早已不知了去向,不经意间,我们都长大了,变老了,越来越多的心思转移到了如何让越发显著的花白倔强地留住些青春,于是在半百之后,我勇敢地丢弃了保留多年的“三七开”发式,取而代之的是短发,俗称板刷式。去年,不再茂盛的两鬓几乎看不见黑色,惨不忍睹。在爱人的怂恿下,干脆把头顶之外全部剃除,弄得友人们惊呼“大胆”“太潮”,外孙女高喊“马盖头”。面对纷至而来的惊呼小叫,我的反应却是从未有过的淡定,因为在央视的元宵节晚会上,我看到了潘长江的新潮发型,与我的“马盖头”一模一样,如出一辙。花甲之年,只要价格不吓人,谁还会跟年轻作对呢?

写了以上记忆,期待晚上再上演给外孙女剪发的欢乐场面,同时认真告诫自己,这一次务必使出浑身解数,精心打理一个完美的爷爷式制造……